

DANG DAI SHI JIE SHI DA
FENG YUN REN WU
DA ZHUAN



当代世界十大风云人物大传



海湾雄狮

萨达姆传

李晓军 / 编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DANG DAI SHI JIE SHI DA FENG YUN REN WU DA ZHUAN



DANG DAI SHI JIE SHI DA FENG YUN REN WU DA ZHUAN

当代世界十大风云人物大传

DANG DAI SHI JIE SHI DA

FENG YUN REN WU

DA ZHUAN

目 录

第一章 英雄出少年 (1)

走出自己的路 (1)

年轻的复兴党员 (7)

逃亡生涯 (12)

第二章 登上权力之巅 (20)

重振雄风 (20)

政变先锋 (26)

巩固政权 (31)

权力和平移交 (38)

第三章 大权在握 (46)

血腥清洗 (46)

恩威并重 (51)

家庭生活揭密 (61)

心腹大患——库尔德 (64)

石油富国，整军备战 (69)



第四章 大国之梦 (79)

树立威望，巴格达首脑会议 (79)

再创辉煌——萨达姆的《阿拉伯民族宣言》 (91)

夭折的统一叙伊“合并” (98)

第五章 两伊鏖战 (109)

积怨久深 (109)

两伊交恶 (119)

兵戎相见 (132)

以战求和 (143)

两败俱伤的和平 (154)

第六章 侵占科威特 (158)

烦恼重重 (158)

重提旧恨 (161)

侵占科威特 (166)

第七章 与全世界为敌 (177)

楚歌四起 (177)

沙漠盾牌 (182)

强强联手 (193)

愤怒的欧洲 (197)

国际大协作 (205)

阿拉伯方案 (209)



第八章 沙漠风暴	(216)
屯兵沙特	(216)
空中打击	(220)
避实击虚，重创伊军	(232)
全面攻击	(241)
吞咽苦果	(256)
第九章 内外交困	(266)
制裁的威力	(266)
大厦将倾	(268)
困兽之斗	(272)
第十章 与美国抗争到底	(285)
风云突变	(285)
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291)
安南调解	(292)
制裁与反制裁	(298)
危机再起	(304)
“邪恶轴心”——美国会放过他吗？	(308)
第十一章 萨达姆访谈录（节选）	(316)



第一章 英雄出少年

走出自己的路

灰色、宽阔的底格里斯河缓缓流过提克里特城，哺育了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和世代生活在这里的阿拉伯子孙。五千年来，在底格里斯河畔匆匆走过了十个王朝和帝国的几百代君主，饱经沧桑的大河听惯了战争的喧嚣，记下了无数惊心动魄的人间故事。

提克里特是一座中等城市，伊拉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巴格达在它的南面约 150 公里处。萨达姆的家坐落提克里特管辖范围内一个叫莎乌尔土的小镇。这是典型的伊拉克乡村，萨达姆的祖辈皆以务农为生。后来蜚声世界的政坛强人萨达姆是一位农民的儿子。

萨达姆的幼年是为不幸的。他的父亲在他未呱呱落地之前便去世了，所以他是一个遗腹子。他的出生日期是 1937 年 4 月 28 日。



海湾雄狮——萨达姆传

萨达姆的母亲是一位坚强的阿拉伯妇女，她含辛茹苦地哺育幼子。40年代的伊拉克乡村是贫穷落后的，他们一家生活的困顿可想而知。这种艰难的生活环境和应付生存所需要的智慧与毅力在萨达姆的性格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坚强，是萨达姆性格中一个最为突出的因素。

值得庆幸的是萨达姆的母亲的家族在当地是一个大家族。在传统的阿拉伯社会中，家族观念是十分强烈的。母亲家族的很多亲戚都伸出了援助之手，方使他们一家生活不至困顿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幼年萨达姆便在亲戚们的帮助下成长。他聪明过人，并且性格强悍，毫无一般穷孩子那种畏畏缩缩的样子，这颇得家族长辈们的赞赏和喜爱。

转眼间萨达姆已经长到了八九岁，该是上学的年龄了。但母亲不让他上学。同村的一些长辈也希望他同大多数孩子一样，做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可是，小萨达姆却好像厌倦了田间的小屋和单调的乡村生活，渴望走他表哥阿德南·哈依拉拉的路，到城里去上学，去读书识字。他不能在叔叔舅舅的瓜田里度过自己的一生，因为“萨达姆”这个不寻常的名字不能加在一个浑浑噩噩的农夫头上，他必须配得上萨达姆的原意——“坚定不移的战士”。要说服母亲是很难的。在表哥的怂恿下，他背离了母亲，开始了自己长达24年的反叛生涯。

阿德南成了萨达姆走出乡村的第一位“启示者”。时隔多年，当萨达姆成为伊拉克的总统之后，阿德南被委以了国防部长的重任。但在当时，萨达姆要上学却是困难重重的。首先，他的母亲肯定是没有能力供他上学的，其次，他家所在的莎乌尔土村并没有学校，要上学，他必须像阿德南那样去往提克里特，那里才设有方圆几十里之内的惟一所学校。



尽管困难重重，萨达姆还是作出了他一生中第一个重大决定：不顾一切，离家上学。他想到了一些对他很好的亲戚，觉得他们有可能帮助他。一天夜里，当人们都睡熟之后，他偷偷溜出家门，走到了一位亲戚家。他那样晚才造访以至让亲戚们深感吃惊。萨达姆面对大人们一连串的寻问和探究的眼神，稚声稚气地向他们解释说自己是偷跑出来的，他想到提克里特去上学。

亲戚们先是惊愕，后是感动和鼓励。这个孩子不凡的举动太让他们动心了。他们不仅不拒绝他，反而给了他一些钱，甚至还有一把左轮手枪，并在第二天一早前呼后拥地把他送上了开往提克里特的汽车。在提克里特，家族其他一些亲戚也热情接待了他，并给他提供了食宿。

萨达姆的愿望实现了，他进入了提克里特学校，成了一名学生，他的母亲最后也屈服于他的选择。

这次幼年的叛逆举动是萨达姆性格的最初展现，它具有萨达姆后来行事的许多特点，那就是敢想敢作，想到就作，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轻易放弃，其雷厉风行的作风甚至走在很多人思想的前面，当人们也许对某事刚产生某种朦胧感觉或意识时，萨达姆已经在干了，所以萨达姆一生始终令人感到惊愕和无从捉摸。

萨达姆的命运就此开始转轨。在提克里特上学期间，他住在舅舅哈依拉拉·塔尔法家中，塔尔法非常喜欢这位外侄，并成了萨达姆政治意识的最初启蒙者。当时萨达姆还不知道，塔尔法舅舅是一个见过世面、历过风雨的军人，他觉得萨达姆资质极佳，已决意要将他培养成一个栋梁之材。

塔尔法曾是一名伊拉克陆军军官，在萨达姆四岁时（1941



年)他因参加拉什德·阿里·盖拉利领导的抗英斗争而被革职,并被判入狱五年,此时刚回提克里特不久。

塔尔法虽然坐牢革职,解甲归田,但其性格和行为方式依然是军人式的:独断、专横、冷酷。他对小萨达姆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制定了一系列作息时间表,包括吃饭、睡觉甚至上厕所的时间都计算在内。他希望萨达姆将来能成为一名英雄,继承他的未竟之业。他认为,一名英雄必须在一种严格甚至冷酷的环境之中长大,否则是不可能成为英雄的。萨达姆将是他的希望。

塔尔法在闲暇之际常给萨达姆讲述伊拉克的伟大历史,描绘民族英雄萨达丁、尼布甲尼撒等人的英雄业绩,以及古巴比伦灿烂辉煌的文明,英国人对伊拉克的掠夺、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战争等。

这些讲述在幼年萨达姆心中埋下了希望和憧憬的种子。英雄们的业绩撞击着他幼小的心胸,在那里引发了逐渐壮大的梦想与雄心。萨达姆便在这种让他受益匪浅的熏陶中成长。

不久,一件更让萨达姆激动的事出现了:塔尔法舅舅准备迁居巴格达,并决定带萨达姆到巴格达去完成未完的学业。

萨达姆的心如同生出了翅膀,渴望去到巴格达。不难想象,首都对他这样一个充满幻想和憧憬的孩子意味着什么——或许那就是天国,是传说中的空中花园!

40年代末期的一天,少年萨达姆随舅舅塔尔法离开了自己的故乡提克里特,踏上了通向巴格达的旅途。他坐在破旧不堪的公共汽车里,显得孤僻而忧郁。透过车窗,他眺望着一直伴随着他们的底格里斯河。这是他所熟悉的河流。河面宽阔浩大,在阳光的照耀下,一片炫目的金银在涌动、翻滚,一往直



第一章 英雄出少年

前。大河两岸，平畴绿野，一望无垠。萨达姆从未感受到天地是如此宽阔，不觉思绪纷纷，神魂迷离。

美丽的底格里斯河也要流经他的故乡提克里特，他们现在正在顺流而下。在河流的下面的某一段，就是他心驰神往的巴格达。不过，此刻他想起的却是他在底格里斯河畔的故乡度过的岁月，尤其是到了冬天，夕阳西落之时他无数次的孤独体验，他对未曾见过的父亲的追忆以及母亲那慈爱的身影和饱含泪水的双眼，正一幕又一幕浮现……

一直到他感到疲倦之时，汽车驶入了一大群杂乱无章的水泥建筑物中，他才意识到，巴格达已在他的眼前！

萨达姆满眼惊讶地打量着这个对他来说有些陌生的城市，拥挤的街道，到处都是人，阿拉伯长袍四下晃动，他还看到一些穿着其他式样衣服的人，甚至还有他从未见过的外国人，高大的建筑物一个个拔地而起，形形色色的商铺沿街成行。萨达姆不由在心中惊叹于这座城市的巨大和繁华。

一切安顿好之后，萨达姆便被舅舅塔尔法送入城内的一所学校。塔尔法要求萨达姆必须好好学习，尽可能多地接受教育，并表示将一直资助他到学业完成之时。

于是萨达姆这个乡村少年开始在巴格达上学了。据资料表明，萨达姆在巴格达求学期间，有几方面的情况特别突出，一是对历史学科情有独钟，用功最深；二是对《古兰经》教义产生了浓厚兴趣；三是他性格中争强好斗的一面开始显露。

萨达姆很快长成了一个结实的小伙子。他那略有些凹陷的双眼时常燃烧着一种理想主义者所特有的狂热的火焰，令人感到畏惧。与很多人不同的是，萨达姆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绪不仅仅停留在意识上和幻想中，而是常常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上表现出来。有资料指出，萨达姆在校期间性格野蛮好斗，常常与人打群架，虽然他个子并非高大，身体条件也不出众，但却以胆大敢为、心狠手辣而成为令人害怕的角色。

当时，巴格达的社会状况极其混乱，社会上反抗独裁政权和亲英势力的骚乱一浪高过一浪。伊拉克虽然在历史上也曾辉煌灿烂，有成为统治者和征服者的光荣，但在阿拉伯帝国土崩瓦解之后，却每况愈下。先是在 17 世纪初沦为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后又在 1920 年沦为英国委任统治地。虽然她在 1921 年 8 月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但英国势力仍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萨达姆家族中不仅有塔尔法舅舅曾因抗英而被革职入狱，更有亲戚死于英国人的枪下，他的祖上也有许多人参加了那场抗击土耳其人和英国人的战争。此时当政的费萨尔政权奉行亲英的独裁政策，引起了伊拉克国内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斗争的烽火遍及伊拉克国内，年轻的萨达姆极其自然地卷入了这场运动之中，并且表现相当突出。

但萨达姆毕竟不是一般的好斗者，他的目光有别于其他人，当炯炯的目光陷入沉思时候，伙伴们便知道他们的崇拜者有着远大的理想，尽管这种理想是阿拉伯式的。

萨达姆心中亦充满了成就感，那就是自己获得了所渴望的权力和承认，哪怕是小范围的。他深知，是恐怖给他带来了这些东西，他这样说过：

“如果你恐吓人，你就能控制他们，而且他会钦佩你，并设法投靠你。”

经过几年的巴格达生活之后，萨达姆已非复吴下阿蒙，再也不是那个提克里特的乡村少年了。



年轻的复兴党员

1958年，刚满20岁的萨达姆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他加入了伊拉克重要的反费萨尔王朝政党伊拉克复兴党。

事情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当时，伊拉克复兴党掀起的一场夺权运动被当局残酷镇压，费萨尔王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复兴党人。恰于此时，萨达姆故乡提克里特的一个执政官被人谋杀，由于萨达姆平素便有反政府言行，当局抓不到真正元凶，便认定萨达姆是凶手，将其逮捕并投入监狱。审讯萨达姆的是臭名昭著的马达哈韦法院，该法院对反政府人士恨之入骨，草菅人命是家常便饭，以至走入该法院的人一般都被认为难以生还。

正是在监狱中，萨达姆遇见了一大批被关押在此的复兴党人，初步接触到了复兴党的政治主张和理想。狱内的复兴党人对这位不平常的年青人讲行了最初的政治启蒙。他们的主张和萨达姆的民族主义理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令萨达姆有一种志同道合之感。他还得知，他的一位远房叔父贝克尔还是该党首脑，于是，在狱中，萨达姆便成了复兴党的一员。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由叙利亚人密歇尔·阿弗拉克1940年创立的阿拉伯复兴党和1950年成立的阿拉伯社会党合并而成的，50年代初期在伊拉克发展了分支机构。该党的纲领追求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创建初期的主要成员是一些具有极端阿拉伯民族主义倾向的中产阶级人士和知识分子。萨达姆·侯赛因在20岁时加入了这个党，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他的母亲和舅舅从小便向他灌输对异族入侵的仇



视，不断地给他讲述祖辈在土耳其人统治时期如何英勇地向奥斯曼帝国军队作战；他的叔叔塔尔法又是如何参加了1941年5月的反英斗争，并让他不要忘记他的几位父辈在斗争中被英国人杀死，他们的房屋也被付之一炬，尽管那场由亲希特勒的前首相盖拉利煽动的旨在把伊拉克推向轴心国阵营的斗争并不光彩。

革命前的伊拉克是由亲西方的费萨尔王朝统治的。经过连续几十年的内战、兵变、起义和平均每年两次的内阁更换，这个在1932年才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独立的王国已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伊拉克共产党、民族民主党、独立党、民族联盟党、库尔德民主党和军队中仿效埃及纳赛尔成立的几个互不通气的“自由军官组织”都异常活跃，无不试图推翻这个气息奄奄的封建王朝。

1957年春天，各地“自由军官组织”统一在第20旅旅长卡里姆·卡塞姆准将领导之下，组成了最高委员会，制定了起义纲领，并将起义计划通知了一些党派和负责人，得到了一致支持，萨达姆所在的复兴党在起义发动前几小时给起义部队运去了一批武器弹药，但萨达姆本人不可能预先知道并参加这次革命。费萨尔王朝的灭亡是干净彻底的。起义军在凌晨5时兵分三路同时向王宫、首相府和电台等地发起进攻，睡梦中的年仅23岁的国王费萨尔二世、王储阿卡杜勒·依拉和其他王室成员被斩杀殆尽。政界元老努里·赛义德首相的尸体被剥光，“像狗一样拖在街上”。忠于王室的部队反扑未成。伊拉克共和国在西方世界的恐慌中顺利诞生。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一夜之间，我们的目标从安定一个混乱的局面转到面对一场不可等闲视之的危机”。



1958年革命胜利后仅几个月，伊拉克多党联合政府内部便不断出现政治危机，革命前拟议的“革命指导委员会”始终没有成立。卡塞姆的独断专行加剧了各派政治力量的分裂，一个以阴谋、猜忌、政变、反政变和无情处决为特点的十年动荡开始了。21岁的萨达姆从这一阶段的最初期就卷进了伊拉克的政治旋涡。但也许这是历史给他提供的舞台

1959年初，提克里特的一名新政府官员遭到谋杀。当局指控是萨达姆·侯赛因所为，遂将其逮捕，关进伊拉克司法系统特有的监押所。监押所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监狱，在这里，犯人有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通常是押而不判。萨达姆在监押所里同一些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党员关在一起，并未停止从事政治活动。他们甚至说服了几位看守人员，让这些看守人员把他们仍未被捕的党员也抓进监押所。因为，在卡塞姆政权大规模搜捕政敌的浪潮中，呆在监押所里反倒如同进了避风港。而一旦被送上正式特别法庭审判，被判死刑便是无一例外的结局。



萨达姆和他的伙伴们终于躲过了危险时期。白天，他们老老实实呆在监押所里反省，一到晚上便溜出去从事反政府活动，天亮前再回到监押所。这一时期，萨达姆无疑更加坚定了政治信仰，他已不可能离开他的党。

不久，由于国内各界对卡塞姆政权滥杀滥捕的反抗呼声日益高涨，其它国家的复兴党人也对当权者施加压力，萨达姆和一批复兴党被捕成员终获释放。没有人说得清那位倒霉的政府官员是不是他杀死的。在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之后，西方新闻媒介又多次提到30年前的这次谋杀，以证明萨达姆从来不是个善人。

萨达姆回到了提克里特，打算休养一段时间，再重振旗

鼓。

但很快，复兴党便来人，告诉他党要求他去巴格达，军令如山倒，于是萨达姆又立刻收好行装，告别母亲，重返巴格达。

* * * * *

一到巴格达，一位党员便寻问他说：

“萨达姆同志，将有一件重要的任务，一次重大的行动，你是否愿意去干？”

“什么任务？”

一听有事要干，萨达姆两眼立刻变得炯炯有神。

“我们准备干掉卡塞姆！”

那位同志神情严肃地看着萨达姆说。

“行！”

没有丝毫犹豫，萨达姆立即回答。他清楚这件事的分量，但他更认为党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是对他的信任，是他的荣幸。

具体的准备工作开始了。原来他只能熟练地使用左轮手枪，现在他着手训练使用各种自动武器。他们拟定行动计划，准备在卡塞姆从住宅开车去国防部总部的途中进行伏击。为了确保行动万无一失，行动小组考察了巴格达市的主要街道和建筑，并对行动地点进行细致的勘测。萨达姆·侯赛因则借来了一些东西作为临时的掩体。

刺杀小组由五人组成，他们做了详细的分工，制定了联络暗语和各项行动细节，只待动手了。不料，负责望风的小组成员在传递行动暗语时晚了一步，第一次行动被迫取消。

暗杀行动又过了一段时间后实际实施，仍是5人直接参



第一章 英雄出少年

加。萨达姆·侯赛因的任务是在另4人向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的汽车开火时，为他们提供掩护。原计划是两人扫射前座，两人扫射后座，萨达姆·侯赛因不向汽车开火，只是在他的4位同志撤退时为他们提供掩护。但是行动一开始执行，他激动不已，从长袍下抽出从舅舅哈伊拉拉·塔尔法那儿借来的机枪，向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的汽车开了火。只是在掩护同志们撤退后他本人才撤退。他的同志中有一人胸部被警官的子弹打中，萨达姆的左腿受伤。未受伤的人带着他们受伤的同志撤到党在首都的一个隐蔽地点。他们认为行动是成功的，以为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被打死了。

萨达姆·侯赛因的左腿血流不止，伤势恶化。由于显然不可能去医院，他拿出一个剃刀刀片，要他的一位同志用刀片切开子弹周围的肉，把子弹取出来，另外只用了一把剪刀和一些碘酒。他感到快要昏倒了，但是几分钟后就恢复过来。天黑之后，他离开隐蔽处，回到他的舅父拉蒂夫·塔勒法赫家。他的舅父问他把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杀死没有，这使他非常吃惊。原来他的舅父在一位朋友的阳台上看到了这次行动。萨达姆·侯赛因吃了一些药以防止左腿伤口发炎，而他谎称自己扁桃腺发炎，以免暴露了受伤的实情。他获悉，与他一起参加暗杀行动的同志已遭逮捕。他必须采取行动，以免被捕。左腿的伤使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保安部队看到他立刻就会起疑心。他动手烧掉一些个人的照片，然后离开了舅父的家——再晚一会离开就糟了：一刻钟之后保安部队人员就来到这里。

如果晚了15分钟，那现代伊拉克的历史和世界历史就将重写了。

但是，危险才刚开始，所有人都明白，巴格达萨达姆是不



能再呆的了，他必须尽快逃离这个城市，逃离这个国家！因为此时他们已经确证，卡塞姆并未被杀死，他肯定会展开更为疯狂的搜捕和屠杀！

逃 亡 生 涯

这是1959年初，22岁的萨达姆将因刺杀现任总统而踏上逃亡之路。初步拟定的行动路线是向北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先返回故乡，然后越过叙伊边境进入叙利亚，最后到达大马士革，在那里，有大批的伊拉克复兴党人，而且，叙利亚复兴党将从道义上给身为伊拉克复兴党人的萨达姆以支持和帮助。



刺杀的当天晚上，他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躲避起来度过了一个平安的夜晚。次日他脱下裤子、换上长袍，盖上一个阿拉伯人传统的罩巾，穿上一双旧靴子，然后将23第纳尔的钱放进口袋、腰里又配上一把刀。他准备化装成当地阿拉伯游牧人的样子逃出巴格达。他想雇一辆汽车，在同司机交涉时，他感到自己满口的乡村方言很惹人注意，为防止意外发生，他只得一瘸一拐地步行。然而，由于腿上的伤，他根本无法走得很远，怎么办呢？半路上他截到一个骑马人，用10个第纳尔买下了一匹马。他知道，只有依靠马才能沿着底格里斯河岸回到提克里特。

他开始骑着马向家乡的方向走去。他那身装束看上去像一个极普通的当地人，因此或多或少可以躲过政治警察和秘密搜捕人员。夜幕降临的时候，他朝着不远处一个游牧人家走去。恰好，这家仅仅是一个在沙漠中游牧的普通人家。他们对